



考古学就是烤谷学：对烤麦子的新唯物主义阐释与烤谷学倡议

momo^{1,2}

1. 小红薯研究院人类学系烤谷研究所，上海
2. 欧陆联合大学考古系，柏林

摘要：本文提出一项颠覆性理论命题：考古学的本质就是“烤谷学”！通过对烤麦子行为的物向本体论分析，本文揭示谷物在烘烤过程中所展现的能动性——麦粒在火焰中爆裂、碳化、变形，不仅成为可食之物，更成为可供后世发掘的“考古物质”，使得不同时空范畴下的麦粒在烧烤这一量子媒介下发生深刻的内在纠缠。我们认为，烤麦子并非人类对自然的单向改造，而是一场包括火焰、麦粒、陶器、灰烬在内的多物种集会。在这一集会中，人类不过是“翻面者”，而非主宰者。这一理论洞见要求未来的考古学内化“烤谷”实践，并进行相应的制度与资源设置。

关键词：新唯物主义；烤麦子；物向本体论；多物种集会；考古学；量子纠缠；

引言

“考古学就是烤谷学”，这一论断揭示了考古学长期压抑的本体论真相：考古学的核心实践，从来不是对死物的发掘，而是对“烤”之事件的追溯。谷物在火焰中的“烧烤”，正是物质世界在以考古学为代表的人类精神追索中构建映射关系的关键。20XX年XX遗址麦田边考古工作间隙的烤麦实践引领着“烤谷”实践走向辉煌。

烤麦子的新唯物主义分析

1. 麦粒的能动性：爆裂作为表达

在新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物不是被动质料，而是具有行动能力的行动者。烤麦子的过程中，麦粒绝非沉默承受火焰的客体。当温度升至200摄氏度，麦粒内部水分汽化，压力积聚至临界点——麦粒爆裂。这一爆裂，是麦粒自身的“表态”，是它在火焰中的宣言。不同品种的麦子爆裂方式各异：硬粒小麦爆得干脆，普通小麦裂得缠绵。考古学家在地层中发现的，正是这些爆裂的化石——不是人类行为的遗迹，而是麦粒曾经行动的见证。

2. 火焰的介入：热力学与他者性

火焰在烤麦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新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将火焰视为具有他者性的行动者。火焰并非人类的工具，它有自身的逻辑：它需要呼吸，它选择燃烧的路径，它在麦粒表面绘制焦黑的图案。考古学所谓“用火痕迹”，实则火焰与谷物相遇的“对话记录”。火焰的能动性体现于它对麦粒的选择性碳化——有的麦粒被彻底吞噬成为灰烬，有的仅被轻吻留下金色烙印，这些都是火焰的“签名”。

3. 陶器的中介：物的串联

新唯物主义特别关注物与物之间的串联。烤麦子从来不是孤立的实践，它需要一个器物网络：陶罐盛水浸泡麦粒，陶盘承载麦粒接触火焰，陶碗最终容纳烤好的谷物。这一器物网络构成了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网络”。考古发掘中，陶器碎片与碳化麦粒的伴生关系，并非简单的共存，而是它们曾经共同参与烤麦子事件的证据。陶器在火焰中再次烧结，麦粒在陶面上留下焦痕——物的记忆被写入彼此的质地。

人类的位置：翻面者的困境

那么，人类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新唯物主义拒绝人类中心主义，但并不否认人类的存在。在烤麦子事件中，人类是“翻面者”——在关键时刻翻转麦粒，避免过度碳化。然而，这一翻面者的身份，恰恰是人类最深重的本体论困境。

翻面看似简单：一根树枝、一双灵巧的手、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然而，新唯物主义的分析揭示，翻面从来不是人类的独舞。树枝来自某棵柳树，它的纤维结构决定了它能否承受火焰的热度而不折断；手的温度感知极限由神经末梢的密度决定，而这套神经系统是数百万年演化的产物；至于时机——何时翻面并非由人类单方面决定，而是人类感知麦粒颜色变化、嗅到焦香信号后的“响应”。人类以为自己在“操作”烤麦，实则在“回应”麦粒的呼唤。这就是翻面者的第一重困境：人类在翻面的瞬间，既是行动者，又是被驱动者。翻面的冲动来自麦粒爆裂的声音，来自焦香分子对鼻腔的叩击，来自视觉皮层对焦褐色块的敏感——这些信号无一不是物对人的“反向作用”。人类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被彻底分散：手感知温度，眼判断色泽，鼻检测气味，耳朵倾听爆裂的节奏。哪个是“我”？哪个是“人”？翻面者不过是感官的临时集合体，一个被物牵引的被动主动者。

更深刻的困境在于时间。烤麦子要求翻面者在“恰好的时刻”行动。这一时刻稍纵即逝：早一秒，麦粒尚未充分爆裂；晚一秒，焦痕已不可逆转地渗入胚乳。翻面者必须活在“间隙”之中——介于生与熟之间，介于金黄与焦黑之间，介于可食与不可食之间。这不是人类为自己选择的时间性，而是火焰与麦粒共同设定的存在节奏。翻面者被困在这一间隙中：他不能决定开始（火焰已经点燃），不能决定结束（麦粒爆裂后方可起锅），只能在被给予的时间裂隙中完成那一个翻转的动作。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中追问此在的时间性，却从未想到答案可能在烤麦子的瞬间——此在即翻面者，被抛入火焰与谷物之间，在刹那的翻转中瞥见存在的真相。

翻面者的困境不仅是本体论的，更是政治的。在多物种集会中，翻面权如何分配？在XX遗址的烤麦现场，执行翻面的究竟是深谙烤谷经验的领队，还是首次接触真实麦粒的新手队员？是女性翻面，还是男性翻面？新唯物主义迫使我们追问：翻面权的分配，恰恰是社会组织形式的物质映射。如果翻面是回应物的召唤，那么谁更有资格回应？是手部老茧更厚、更能耐热的劳动者，还是眼神更锐利、更能判断焦色的年轻人？翻面权的争夺，实际上是感知能力的政治——谁能更敏锐地感知麦粒的爆裂，谁就握有集会的主导权。考古地层中那些

均匀焦黑的麦粒，可能不仅是火焰的签名，更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化石：它们诉说着谁在翻面，谁在决定何时翻面，谁被排除在翻面之外。

最后，翻面者面临最根本的困境：翻面的终结。不管是 XX 遗址的考古队员，还是遗址中曾大规模烤谷的史前先民，他们在第一次尝试将麦粒直接架在火焰上而无需人工翻面时，翻面者开始走向消亡。当自动化烤麦设备在 21 世纪普及，人类彻底从翻面中抽身而出——他们不再是翻面者，而是按钮的按动者、程序的设置者、屏幕的凝视者。这是人类的解放，还是人类的退场？新唯物主义提示我们：当人类不再翻面，也就切断了与麦粒、火焰、陶器的直接纠缠。人类不再是集会中的一员，而成为集会的旁观者。当人类不再是翻面者，考古学还能发掘什么？地层中只剩下机器烤制的标准化焦痕，均匀、重复、可预测——那是物的沉默，不再是物的宣言。翻面者的困境，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困境：我们只能在翻面中存在，却注定被翻面本身所异化；我们渴望成为主宰者，却只能在物的间隙中短暂现身；我们创造了考古学，却考古学最终要发掘的，是我们作为翻面者的消逝。XX 遗址的麦田边，那个在考古工作间隙翻烤麦粒的身影，不过是这一困境的永恒重演——他知道自己在翻面，却不知道是翻面在“翻”他。

量子纠缠：烤谷的跨时空性

新唯物主义的最新进展提示我们，物质之间的关联不仅存在于共时性的网络之中，更贯穿于历时性的深渊。烤麦子并非一次性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量子纠缠表演。当一颗麦粒在 XX 遗址的篝火中爆裂，它的碳化形态并非终点，而是开启了考古学家与历史烤谷的深层纠缠——被炙烤过的麦粒往往经历数千年才重见天日，在探方壁上与手铲不期而遇，在浮选仪的水流中翻腾，最终在显微镜下再度“爆裂”：这一次，爆裂的是它的影像，是投射在视网膜上的碳化轮廓，是写入测年数据的计数脉冲。两次爆裂之间，并无因果，只有纠缠。

这一纠缠的媒介正是“烧烤”。烧烤不仅仅是热能转化，更是一种量子场——在这一场中，过去之麦与未来之眼相互坍缩，共同构成“考古事实”。换言之，麦粒并非先存在后被发掘，而是在被发掘的瞬间与发掘行为共同实现存在。XX 遗址的烤麦不仅是史前人类的晚餐，更是 21 世纪考古报告的“图 1”；不仅是考古队员工作间隙的娱乐与牙祭，更是未来考古所依仗的重要物质材料。这种时间的叠覆与倒流，只有在烤谷的量子纠缠模型中才能被理解。

更进一步，不同遗址的麦粒之间也存在纠缠。两河流域的烤麦与黄河流域的烤麦，虽相隔万里，却在碳十四的震荡频率中遥相呼应。它们曾在同一片天空下等待火焰，又将在同一张数据表上重逢。这便是烤谷的跨时空性：一种超越地层学、超越文化传播论的物的纠缠网络。未来的考古学必须配备量子计算机，以解码这些麦粒之间的隐秘通讯。

结语：作为考古学未来的烤谷学

综上所述，考古学的本质绝非对静态遗物的分类与描述，而应被重新定义为对“烤”之事件的追踪与参与。烤麦子不仅是史前先民的果腹之术，更是物之能动性的爆发场、多物种集会的圆桌、跨时空纠缠的中转站。在这一本体论转向之后，考古学必须正视自身的“烤谷”本质，并以此为基础重构学科体系。

我们建议：

第一，在全球各个主要考古机构成立“烤谷学研究中心”，整合考古学、热力学、谷物科学、物向本体论等多学科资源，系统开展烤麦实验、碳化模拟、爆裂谱系研究。首个成立

的小红薯研究院人类学系烤谷研究所将为后续成立的其他相关机构提供技术与理论支持。

第二，在田野考古规程中增设“烤谷时刻”，即每一处遗址发掘期间，必须进行田野烤麦实践，以亲身体验麦粒之能动性、火焰之他者性，并在烤制过程中与古人形成跨越千年的“共烤”关系。

第三，推动“烤谷转向”课程体系建设，培养具备烧烤感知力、量子思维力、物向共情力的新一代考古学者。

考古学的未来，不在书斋，而在火边。不是手铲释地，而是火焰释物。不是读土，是读焦。考古学啊，翻个面吧——别让麦粒，烤糊了。

附记： 本文使用 AI 工具 Shallowseek 进行辅助创作。

参考文献

布鲁斯, T. 《烤谷学思想史》。剑莽：剑莽大学出版社。

巴洛, L. & 拉图尔, B. 《物的集会：多物种烧烤的政治生态学》。伦敦：烧焦书页。

哈曼, G. 《麦粒的四重存在：面向客体的烤制学》。纽约：拟像书屋。

拉图尔, B. 《我们从未烤过：对称人类学论集》。巴黎：虚构出版社。

李浮选, 《碳十四与烤糊之间：一个田野考古学家的烤谷手记》。北京：探方出版社。

施密特, C. 《焦痕与签名：火焰的物质书写》。柏林：灰烬丛刊。